

《美学散步》序言

散步是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行动，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，没有系统，看中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，讨厌他，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"散步学派"，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。

诗与画的两个例子

1.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
2. "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"

时间和空间角度思考画和诗

- 画：空间里的造型艺术 [一眼全面看到各个部分]
- 诗：时间里表现其境界与行动的文学[一句句去体会]

奥拉孔案例（雕塑 / 史诗）



奥拉孔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人们所期待的那强烈苦痛的疯狂表情，有如下两种解释

1. 希腊人的智慧克制着内心感情的过分表现

温克尔曼认为：希腊杰作一般主要的特征是一种高贵的单纯和一种静穆的伟大，既在姿态上，也在表情里。就像海的深处永远停留在寂静里，不管它的表面多么狂涛汹涌，在希腊人的造像里那表情展示一个伟大的沉静的灵魂，尽管是处在一切激情里面。

2. 艺术材料的限制（物质的表现条件）

莱辛认为：并不是道德上的考虑使拉奥孔雕像不像史诗里那样痛极大吼，而是雕刻的物质表现条件在直接的观照里显得不美，因而雕刻家须将表现的内容改动一下，以配合造型艺术由于物质表现方式所规定的条件。

论诗里和造型艺术里身体的美

身体美是产生于一眼能够全面看到的各部分协调的结果。因此要求这些部分相互并列着，而这各部分相互并列着的事物正是绘画的对象。所以绘画能够，也只有它能够摹绘身体的美。

诗人只能将美的各个要素相继地指说出来，所以他完全避免对身体的美作为美来描绘。它感觉到把这些要素相继地列数出来，不可能获得像它并列时那种效果，我们若想根据这相继地一一指说出来的要素而向它们立刻凝视，是不能给予我们一个统一的协调的图画的。

荷马从不陷落到美的周密的啰嗦的描述。凡是荷马不能按照各部分来描绘的，他就让我们在它的影响里来认识。诗人啊，画出那"美"所激起的满意、倾倒、爱、喜悦，你就把美自身画出来了。

文学追赶艺术描绘身体美的另一条路，就是这样：它把"美"转化做魅力。魅力就是美在"流动"之中。我们一般能够较为容易地生动地回忆"动作"，超过单纯的形式与色彩，所以魅力较之"美"在同等的比例中对我们的作用要更强烈些。

总结

诗和画各有它的具体的物质条件，局限着它的表现力和表现范围，不能相代，也不必相代。但各自又可以把对方尽量吸进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里来。诗和画的圆满结合，就是情和景的圆满结合，也就是所谓的"艺术意境"。